

蒙

齋

集

二



蒙  
齋  
集  
四



蒙

齋

集

一

袁甫撰

中華書局

蒙

齋

集

二

袁甫撰

中華書局

蒙  
齋  
集

三

袁  
甫  
撰

中  
華  
書  
局

蒙  
齋  
集  
四

袁甫撰

中華書局

# 蒙齋集卷一

## 經筵講義

宋袁甫撰

### 易發題

臣聞日月爲易。〔案〕此語本虞翻參同契注。先儒黃澤嘗辨其字體之訛。袁甫猶仍舊說。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爲陽。月爲陰。有陽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爲剛。陰爲柔。有剛則有柔。而剛柔不相離也。何也。爲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爲一。一畫之義。人以爲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爲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爲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爲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也。而有柔焉。日昱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爲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無

失所之憂。非獨中國又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真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爲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爲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真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于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爲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鞬。猶犬羊之鞬。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爲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爲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于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耶。聖人于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爲寧儉寧戚。然至于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于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爲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僞而已矣。苟且虛僞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尙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僞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

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爲言。蓋謂無道爲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威德。真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于此。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于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皐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

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及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忤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

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闔。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况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原。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已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

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箝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于卽墨則曰吾使人視卽墨于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券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爲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謹懷視民如子之心

緣傍此令。腹削脂膏。袞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于經筵。舉威王之事。爲陛下反覆言之。以爲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爲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卽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椎剝。惟求取辦于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爲寒心焉。強敵攻支體于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于內。厥今論者。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履畝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尙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溫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于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溫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溫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于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于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

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覩。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于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于末流。固宜戛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于人之國。儒果無益于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歎。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眞儒而用之耳。如得眞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眞儒固鮮。而識眞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眞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眞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眞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眞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尙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

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向。尚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尙鑒茲哉。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維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于迅速之光陰。用之于細事。則必不能專心于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竝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于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爲宰相者。僅了細務于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爲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爲唐賢相。猶且區區于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爲急。大宗于是以事之小者。使尙書左右承當之。而大事乃關于僕射。此令一出。爲房

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輒熟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邱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爲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羣然當于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爲輔相也。執贊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爲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眞賢恥于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戛戛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爲賢。某人爲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懷。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銜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上嘗得佳鵲。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鵲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妾。卿何問是非。對曰。